

呼格案：正义迟来与公信重建

游伟

今日论语

昨天，广受媒体跟踪报道和社会关注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，在被告人被执行死刑十八年之后，终于获得当地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，已经含冤而死、当年才十九岁的“流氓、强奸、故意杀人罪犯”呼格吉勒图，被法院宣告无罪。

支持法院无罪改判的理由主要有三条：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供述的犯罪手段与尸体检验报告不符、血型鉴定结论不具有排他性、呼格吉勒图的有罪供述不稳定，且与其他证据存在诸多不吻合之处。这些“疑点”，在当年公安、司法人员办理此案时也是存在的。就是这么一起疑点重重的案件，当时

公诉机关却用六十天时间迅速“从快”审结了案件，并且不留余地“从重”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。至于呼格吉勒图为什么从一开始拒不认罪，到后来全部供述承认？为什么对如此疑案，却不像那个时期的通行做法“留有余地，疑案从轻”？我想，只有当年办理此案的公安侦查人员及检察官、法官和有关领导才说得清楚！

人命不能复生，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。慎用死刑、少杀慎杀，则是国家一贯的刑事政策。司法是理性的事业，刑事审判更是性命攸关，绝不可轻率行事，激情冲动。只有在有充分证据证明的事实基础上，才可做出判定；只有秉持客观、公正、依法、中立的立场，才能明辨是非、区分真伪，避免在

有疑点、多争议的情况下，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决。

呼格吉勒图案能够得到再审改判，当然是件幸事，它再一次体现了“正义不会总是缺席”！也让人们又一次看到了证据真实可靠，对于案件定性的至关重要的意义。不过，此案更值得引起反省，引以为鉴。因为长期以来，虽然“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一直写在我们的法典中，“重证据，不轻信口供”也常常挂在公安司法人员的嘴上，但“命案必破”、“从重从快”等急功近利的口号及观念依然存在，甚至在一些人的思想深处，已经根深蒂固。其实，越是可能判处重刑尤其是死刑的案件，证据的要求越高，越应该细致求证、慎重对待。

九年前，一个名叫赵志红的

凶犯交代了呼格案由他所为，才引起各方关注。但从“真凶”再现，当事人父母及代理律师申诉，媒体跟进报道，到检察机关介入案件，法院提起再审并宣告无罪，又走过了漫长的九个年头。其间，申诉付出的辛劳，遇到的阻力，可想而知。而迟迟到来的再审改判，也让人们真切感受到实践中的纠错之难，坚持实事求是、严格依法办案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一起疑案，在原审被告人被执行枪决的十八年之后得到纠正平反，虽然正义终究来了，但的确来得太迟，而且成本过高了。这需要司法界直面以对，需要全社会深刻反思。而对案件当事人及司法公信所带来的损失与重创，则一定需要有人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！

(相关报道见 A13·中国新闻)

新民随笔

礼物

董纯蕾

又到了为圣诞礼物头疼的季节。想象一下——如果今年圣诞，你收到的来自雇主的礼物是一款可跟踪睡眠和健身状况的智能腕带，是不是感觉很炫酷很贴心？如果这礼物是一枚具备跟踪功能的臂章或铭牌，又或者一副上班时必需佩戴的谷歌眼镜，你的幸福感还剩下几成？

这其实已不是假设。这些时髦玩意儿，去年圣诞就曾真实制造过大麻烦。去年12月23日，在主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一台可进行网络通信的智能冰箱被黑客劫持，用垃圾邮件塞满了素昧平生的网友邮箱。

这是全球首例可联网设备被黑客案例。实际上，噩梦不止于此，被劫持的也不仅仅是冰箱。全世界已有150亿可联网设备。据预测，至2020年将有超过1000亿台设备连接至互联网。它们都会将数据上传至网络，使用软件分析数据，接受设备所有者的远程操控。如果被操控的不是设备，而是穿戴这些设备的人……

未来某一天，发现上司居然是一台机器，你也别讶异。它极有可能是你的人力资源和客户服务主管。计算机整理员工的生物识别简历，以判别他们各自擅长哪些特定的工作内容。计算机分析顾客数据，分析员工的移动轨迹、面部表情甚至谈话语调，据此制定规则来改善员工表现。机器不会参与办公室的蜚短流长。但其实，机器人上司肯定比人类上司更了解自己的私生活细节。

某著名咖啡连锁经营商曾采用一款广泛使用的软件，通过研究销售模式等数据，决定员工们的排班。据纽约时报报道，不可预测的上班时间有可能与员工的照顾幼儿和其他家事需求冲突，冷冰冰的计算机程序当然不会理会这些活生生的需求。于是，大量读者抱怨说如此这般的计算机排班系统，将使他们的生活变成时间管理的地狱。

是啊，比黑客入侵更可怕的是没有隐私，比隐私泄露更可怕的是不再有自己的时间。当工作和生活不再泾渭分明，你不知道工作何时结束，也不肯定属于自己的生活从哪里开始……想到这里，忽然对那些时髦的数码礼物，充满了害怕。这当真是给人类的礼物吗？

新民新语

用爱浇灌的公园

左妍

这几年，上海的公园越来越多，显然政府部门投入了大力气来打造绿色生态城市。但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出发，还是觉得大部分公园的规模都比较大，相似度较高，最重要的是，缺少那么一点说不出的“味道”。

相比公园，我更喜欢小小的、开放的社区绿地。试想一下，行走在车水马龙的街头，突然不期而遇一片郁郁葱葱，停下脚步一看，居然是一处闹中取静的绿地，不仅人少，还拥有不俗的视野，看得出经过了一番精心设计，着实让人惊喜。

只可惜，这样的“偶遇”在城市里还是太少。

近期看到一篇文章，讲纽约市政府出资建造了许多面积庞大、设计考究的城市公园，但真正的纽约客却不屑与游客们相争。他们隐藏在纽约各个街道的社区公园，这里才是埋种他们对这座城市情感的地方。

“社区公园”指社区人们共有、共同管理的土地，它的管理架构相对松散，规模不大，也没有专业的布局设计，大多由社区居民自愿养护，可以随意将其打扮成喜欢的样子。

这样的公园在纽约共有600多座，它们大多是2-4个私人车库的大小，通常会出现在你买早点的拐角处、等公车的必经之路上。纽约的社区公园共有2万多名志愿者参与，他们多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，对这个城市充满爱。他们愿意付出时间和汗水来浇灌城市，哪怕这意味着每个季度自掏腰包购买油漆、种子或种植工具。这些大大小小的社区公园因志愿者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色，让纽约街头的绿色变得更丰富多样。

想想我们身边，也有许多喜欢摆弄花草的阿姨爷叔，但印象中更多的是毁掉了小区绿化带，插上栏杆种上青菜，自留地经过精密测量，不让邻居越“三八线”一步。试想有一天，我们生活的城市也能遍布这样的社区公园，并有大量志愿者怀着爱参与公园的日常管理和维护，把“为自己种菜”变成“为大家管理绿化”，该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。到那时，我们的城市也会多一些说不出的“味道”——那种可以称之为城市灵魂的东西吧。

互联网商战，呼唤“伟大的对手”

权威声音

从“双十一”到“双十二”，寒冬里的中国电子商务，热度不降。毫无疑问，这个市场的蛋糕仍将不断做大。但采取何种竞争手段分享这块蛋糕，值得思考：是越“暴力”越给力、越“出位”越有为，还是有别的更好方式？

留意网上广告的人，时不时会看到竞争对手叫板互掐。比如，某网络购物平台在一些都市媒体上刊登整版广告，画面以打脸为主题，向商业对手隔空叫板。作为回应，一个“回扇巴掌”广告同时在网上传播。这样的广告，与其说富有创意，不如说变了味儿。

犹记当年蒙牛伊利的“抹黑门”、腾讯360的“3Q大战”，将互联网作为战场，明枪暗箭互射。如今，仍有一些竞争对手，制造似是而非的信息，刻意抹黑对手，污染商业生态。而法律能够插手的案例目前并不多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，与网络服务模式的更新速度相比，法律规定相对滞后，一些法条相对模糊，网络企业缺乏足够的主观动力和客观标准来规范自身行为。

作为一个新兴行业，互联网尤其是电商，当前急需形成严格的行业自律、完善的市场制约，杜绝不

正当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。当然，信息文明的成熟，不仅体现在行规、法律的跟进完善，还需要电商以道制利。商场并非你死我活的战场，

即便是商业对手，也可以是事业伙伴。待到功成名就时，更应当为一个“伟大的对手”而庆幸。(姜赟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

舌尖上的博士论文

谢春彦

生活杂拌儿

两个月前，石家庄正定机场T2航站楼正式启用，庄里人都很兴奋，因为正定机场迈向“高大上”，终于有了大机场的国际范儿。

不过我还是更喜欢之前的T1航站楼。出了大厅就是坐大巴或打车的候车点，穿过大巴车道就是停车场。每次从这里坐飞机，我会感觉很从容。换登机牌，过安检，从安检处到最远的登机口也就五六分钟。

对机场“小而精”的好感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。九年前，第一次坐飞机从石家庄到杭州，我还感慨，石家庄到底是个“庄”，连机场都那么“袖珍”，一点儿都不洋气。似乎只有气派的机场，才能和飞机这个高等交通工具匹配起来。那时候并不在乎，这种大而豪华的航站楼，对旅客来说到底是否方便。

在气派的航站楼里走啊走

陈方

后来每到一座陌生的城市，只要是坐飞机，我都要提前很长时间赶往机场。我必须让自己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寻找换登机牌的柜台，以及足够多的时间从安检处走到登机口。

那些时刻，我都会想起石家庄正定机场“小而精”的好。有一次，办理改签的值班柜台处少盖了一个章，直到安检时才被安检人员发现。匆匆折回值班柜台处，服务人员一个劲道歉，补盖章，我俩几乎同时感叹，“幸亏机场小，要不然来回跑那么远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登机”。

乘飞机的次数越多，就越越来越感觉到，与航站楼外在形象的奢华相比，内部空间的布局是否合适、方便，才是最重要的。一位同事曾

带着年迈的母亲在昆明长水机场走啊走，老太太走了半天还没走出大厅，只好倚靠着橱窗休息了十分钟再继续赶路。

对航站楼空间大小认识的变化，和这些切身体会有很大关系。又或者，和自己年龄增长有关。年龄越长，对那些外在的浮华越来越无感，而更侧重于体会内在的舒适。

但是，航空业的发展，机场越建越大，这是趋势。问题是“面子”大了“里子”怎么办？看看我们豪华气派的机场，偌大的隔离厅里甚是奢华的店铺像极了购物中心，只是顾客少得可怜，这些店铺也成了显示机场档次的装饰品。反观国外，大机场并不少，但他们的“大”中却有“小”。

一位朋友说，大阪的关西机场并不小，候机区一间间小饮食店颇具人间烟火气，大师傅们笑容可掬地鞠躬请你进入，价格也一如市区，全然不像国内大机场那般高高在上。

有时我在想，这些机场航站楼乃至当下中国更多建筑的“病症”，会不会就像一个人的成长？年少时总想着刷出“存在感”，很少注重内心的修炼，总是恣意捋伤自己的形象；人近中年，才能逐步学会收敛，学着去体味什么叫低调的内涵。

问题是，那些大而不适的航站楼，以及我们腹诽的建筑病，仅仅是青春躁动的并发症么？是，也或者不是。但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大机场，不能仅仅让我们在里面走啊走。